



雙城記

飯莊上戰場

何冀平 民國初年，北平萬物待

興，無論哪一類舖戶，只要向警事廳領一張開業執照，就可以開張大吉。那時候最容易做的是飯莊，紫禁城收歸國有，皇上被趕出皇宮，上千的御廚也被一同趕走，這些人不是一般的廚師，都極有手藝，北平因此開了不少飯莊，據說當時稱得上叫飯館的，最盛時有幾百家。所謂飯莊是有規模的，講究的有院落、有大棚、有跨院，還有的有戲台，是供來吃飯的人請戲班唱堂會用的。曾經有位朋友在我北京住所附近請我吃飯，就在崇文門西面的西興隆街，進去一個大紅門，有小院、有亭台樓閣，還有一個小戲台。北平每逢春茗、團拜、年節聚會、紅白喜事、做壽慶典，都要在這類飯莊子裏舉行。

民國初年，張宗昌在北平的南口和馮玉祥的西北軍打了一場直魯大戰，張宗昌大獲全勝，他一高興要在南口戰場上犒賞三軍。軍需官為了辦得體面，討大帥歡心，到北平城裏找大飯莊。戰場開大餐，要訂一千桌到一千五百桌，真是一樁好買賣，可是誰也不敢接，做得好，大把錢賺；做得不好，掉腦袋。後來是忠信堂的掌櫃有膽識，跟店主東一商量，把這樁大買賣接了下來了。我的話劇《天下第一樓》

改編為30集電視劇，就把這一段老北平的往事寫進了劇集。

上千人的野戰宴席，就是席地而坐，不設桌椅，盛菜用的杯盤碗盞，是把城裏城外所有跑大棚的傢伙，全給包了下來，炒菜的大鍋是借用乾果子舖炒栗子的大鐵鍋，開席，必要煎炒烹炸燉樣樣俱全，吃的都是個體面熱鬧。戰場上擺宴席，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情，那時北平的飯莊，家家都有幾樣拿手菜，比如葱燒海參、雙龍出海、全家福等都是應節大菜。

到了年節，把有頭有臉的主顧，請來吃一頓特別的拿手菜，必須是最好的廚師，用最好的材料，才能顯示出手藝不凡，可惜當年不少拿手菜都失傳了。我在電視劇裏，承包這場戰場大宴的是烤鴨子的飯莊「福聚德」，他們最拿手的是烤鴨，烤鴨最講究的是現烤現吃，上千桌的宴席根本沒可能，但這是戲，不必太過真實，因此產生出不少有趣的戲劇情節。

雖然是北平城大飯莊包辦，驚動全城陣勢不小，可是那頓飯吃的人太多，不可能有真正的北平拿手菜，但對於從來沒進過飯莊子的大兵們，上了席就已經美得如同上了天，狼吞虎嚥，山呼萬歲，張宗昌的目的達到了。大膽承包這一席戰場大宴的忠信堂，也從此名聲大振。



百家廊

李大春

新春臨近，貼年畫就成了我一種刻在骨子裏的鄉愁。因年畫貼出了一代代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所以那一張張色彩斑斕的年畫成了我心中最溫馨的一種回憶。

從前，每年臘月一進入寒假，在中學教書的父親放假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裱糊房間。他先叫母親將房間內從檯條屋角板到牆壁都打掃個乾淨淨，然後找來舊報紙煮來漿糊，將房內四周的牆壁全部貼上報紙，再買些白紙覆蓋在報紙上。就這樣，裱糊過的房間如新房間一般，潔白的房間給新年帶來新的氣象。

因母親內心對房間全白是忌諱的，所以她一定要買上幾張熱鬧紅火的年畫在房間張貼，她認為只有這樣，全家人能感受到新年的喜慶，才能突顯出來年火紅的盼頭。

自我懂事起，跟着母親去買年畫就是一種樂趣，年前的集市上，年畫琳瑯滿目，那年畫中飄出的墨香甚至讓我陶醉。我最喜歡買些神話故事的年畫，如《哪吒鬧海》《孫悟空大鬧蟠桃會》等等，而母親卻喜歡買帶時代潮流的年畫，如《上海大世界》及樣板戲之類的，常因我與母親的意見不一爭個面紅耳赤，母親只好來個折中，各買一半。年畫買回來後，我便幫忙父親張貼，父親站在凳子上，我走到遠處指揮

新春貼年畫

年畫貼的平整度。當屋裏屋外都貼滿年畫，整個家就充滿了年味了。

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房間內張貼的那張《老鼠嫁女》的年畫。這年畫中一頂大紅的花轎由前後4隻小老鼠抬着，花轎裏坐着一位蓋着紅頭的鼠新娘，花轎前有兩隻老鼠在吹着喇叭，鼠新郎頭戴一頂插着翎羽的禮帽，騎在一隻蛤蟆上，還有一群舉着寶傘和扛着旗幡的小老鼠，一路吹吹打打熱鬧非凡。我問母親：什麼時候才能真正看到老鼠嫁女的場景呀？母親說要等除夕的半夜或元宵節深夜才能得見。於是，童年的除夕夜和元宵夜我一直期盼看見老鼠嫁女的美景，但未到半夜我總眼皮耷拉不停打架，也就無法見到這非凡的盛況了。

房間裏一張《連年有餘》的年畫是年年不缺。畫中胖娃娃的臉像剛出籠的饅頭，圓嘟嘟、白嫩嫩，可愛極了。胖娃娃的眉眼畫成個月牙，頭髮剃了個壽桃，大紅的肚兜遮不住蓮藕般的雙臂，雙手環抱一條肥碩的大鯉魚，身邊蓮花綻放。每當年畫一貼上，我總要去戳一戳胖娃娃的酒窩，捏一捏胖娃娃的手臂，摸一摸鯉魚的滑背，聞一聞蓮花的香氣。後來，我終於知道，那年畫是母親對富足生活的嚮往，對未來美好的期盼。

我稍長大，房間裏添了張小床，我和父親睡在小床上。有年過年，父親買來一套三張《三打祝家莊》的年畫貼在小床上方。夜晚我和姐妹們各自躺在床上看年畫聊天，父親卻給我們一一講起年畫中的故事……父親講完這故事，我和姐妹們就像「鴨子聽雷公」，根本不知曉故事中的好漢哪來的……父親只好去學校圖書館借來一套《水滸傳》，從除夕夜開始到正月十五的夜晚，每晚講上一段好漢的故事。當年我們迷戀父親講故事的情景，不亞於後來對電視連續劇的追捧。

家中兩叔父在部隊服役，每年春節前街道總要送來「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的春聯和一幅年畫，年畫下方印有：向光榮的烈軍屬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禮。這年畫送來後，我總搶着往大廳的牆上張貼並叫來鄰居的小夥伴們幫忙觀看年畫貼得是否端正，為炫耀，張貼年畫時將畫下方的那行字朗聲讀出。

搬新房後，那乳膠漆的牆面、大玻璃的窗戶，讓年畫這民俗中的「活化石」似乎找不到落腳的地方了。但我忘不了年畫中那多子多福、連年有餘的祈福色彩，忘不了年畫中那吉祥喜慶、圓滿和諧的憧憬和嚮往，忘不了年畫中那門神驅邪納祥、護宅平安的凜凜威風。

到台山浸溫泉

很多人都愛到廣東省作短途旅行，我這方面的旅遊經驗不豐富。有次我跟一個團體作三天兩夜觀光，竟然在3天內到了6個城市。換句話說，我們每天都在吃畢午餐後便坐車到另一個城市吃晚餐。導遊把到兩個景點觀光留待最後一天，那是一個星期一。原來內地的展覽館和博物館都是在星期一休館，大家白走兩趟，觀光團變成美食團。

最近偷得半日閒，自駕遊到台山浸溫泉。我曾經到過河源和台山的公眾溫泉，開了眼界。我首次在一間溫泉酒店內見到20多個公眾溫泉池，每個溫泉都加入不同材料，發揮不同的療效。我們在數個池內浸着聊着，覺得自己就像在加入不同食材的湯底中的火鍋食物，鬆弛神經之餘也覺得好笑。

這次到台山的溫泉民宿又是另一種體驗，我們選擇的是在三合鎮頤和溫泉城內一間裝修富清雅脫俗古典美的民宿。

全幢房子只有數個單位，每個單位款式不同。我們選了一個大房大廳大露台的700平方呎單位。露台設有溫泉池，面向古色古香的亭台樓閣和湖。我們踏進單位內即滿心歡喜。

民宿內沒有接待處或管理部，只有一名管家女士在接待我們後便離去。她住在民宿附近，我們需要她時，她會開電單車來。有趣的是，民宿所謂提供免費早餐，原來是由管家在兩個早上分別購買腸粉和煮麵給我們吃。

第一個晚上，我們本以為可以走路到溫泉城的食肆。原來路程很遠，而且那晚特別冷，我們還是折返開車到市中心。好不容易找到一間酒樓，我說要吃台山著名的蠔和黃鱈飯。旁邊的食客都在說台山話，對我來說非常親切，因為小時候很多長輩都說台山話，而且那時候香港也有很多人是從台山來的，反而現時不多。即使我們點的是小煲的黃鱈飯，每人竟吃了3碗，因為分量實在太

大。蠔卻令我失望，不過我相信是個別問題，我仍然對台山蠔有信心。

飯後，我們回民宿浸溫泉。可是水太熱，我們在池邊等了很久水仍是很燙，我們的腳因為多次試水而燙至變紅。等了很久，興致漸退。到了水溫適中時，只浸了一會便作罷。

第一個晚上，整棟民宿只有我們，非常寧靜。第二晚，唉哈，隔壁來了3名住客。我們的露台是通頂的，他們卻在露台上大聲談話和聽音樂，我躲進房間內仍然聽到聲響。在這樣嘈雜的環境中，我們只得縮短浸溫泉時間。他們吵了一個晚上，我禁不住向管家投訴。管家說要來，但我不想一名女士在深夜外出，便說不用。他們終於靜下來了。翌日，我們在門外碰到他們，跟他們說早晨。他們黑着臉不回應，大抵是管家以微信叫他們不要騷擾別人吧！碰上自己錯還惱怒別人的人，是我們是次溫泉之旅美中不足的地方。



鄧達智

花若盛放蜂蝶自來

元朗鄉親梁福元手機留言：大棠有機生態園的梅花林已甦醒，白梅逐步開放……二話不說，趁仔生侄子次天學校放假，約同姐弟們扶老攜幼直奔大棠。本來名為「大棠荔枝山莊」，與時俱進，以自身足夠條件發展轉化，改名「大棠有機生態園」，當今「有機」二字值萬金。

生態園開發超過30年，由老同學梁新發和梁福元等兄弟三代人主理。第二代、第三代子女自國外求學歸來，加入團隊，以新思維打造其成為香港唯一，相信在大灣區亦是唯一如此規模的私營。園區包含各種動植物，並背靠元朗傳統遠足旅行目的地「大棠谷」和馳名海內外「大棠郊野公園」等自然風景，形成一道「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風景領域。

除吸引絡繹不絕的參觀來賓摘瓜果之外，近年亦推出不同形式美食類別。從工友飯堂到山林中間寬敞宴會廳盆菜盛宴，生態園種植的香水檸檬轉化為色香味一絕的超香甜手打檸檬茶，「棠人街」聞名遐邇的荔枝柴炭燒雞，以及純淨地下水為水庫大鯪魚「過冷河」古法蒸煮等等，已讓生態園成為近年入元朗尋美食其中一處必吃的打卡點。

際此年近歲晚，最關心除年貨之外，當然是年花。觀賞、拍照近千棵梅樹梅花盛放勝景，參觀永不厭倦古佛石像林，向宏偉關於公像致敬，摘香水檸檬、樹上熟車厘茄、冬季成熟瀰漫香氣草莓，吃永不生厭荔枝柴炭燒雞。年花時間，自去年開始，「棠人